

第九回 老堪輿驚報狀元郎 眾鄉紳喜建叔清院

詩：

鵬翮乘風奮九秋，朱衣暗點占黿頭。
露桃先透三層浪，月桂高攀第一籌。
畫壁已懸龍虎榜，錦標還屬鵝鴒洲。
東風十二珠簾面，爭羨看花得意流。

你道這李道士突然相遇，就有什麼說話問得？恰正要問的是舒開先前年那段光景，便欣然隨了他兩個走到房裡。未曾坐下，先問道：「二位相公，敢是一同到京的麼？」康汝平道：「一個在先，一個在後。」李道士道：「老朽卻想不到，若趁了二位的便船，一路上可不還省用些盤費。但有一說，二位相公一向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足擬如蘭之固，緣何到分在前後起身？」康汝平道：「老師有所不知，我便在巴陵，舒兄一向在長沙，所以兩處動身，到這裡方才相會。」

這李道士只曉得舒開先前年那番勾當，卻不曉得他到長沙來，又與父親重會。聽見康汝平叫了一聲「舒兄」，心下便疑惑起來道：「康相公，怎麼杜相公又改了姓？」康汝平又把他到長沙認父親的話，仔細明說。李道士把頭點道：「這也是件奇事了。老朽去年雖是聽得梅花觀裡許師兄談起，略知一、二大概，今日才曉得個詳細。」舒開先道：「不知許老師近年來還清健否？」

李道士歎口氣道：「哎！許師兄已衰邁了。他不時還想念著舒相公，每與老朽會著，口中屢屢談及。」舒開先道：「老師，可曉得杜翰林後來曾有什麼話與許老師談著麼？」李道士道：「這到不曾聽見講起。二位相公，老朽起身時節，說朝廷命下，欽取杜翰林老爺進京主試，可曾知道這個消息麼？」

舒開先驚訝道：「老師，果有些事麼？我們倒不曾探聽得。」康汝平道：「舒兄，這也容易。我們就同到報房去問一問，便見明白。」李道士道：「老朽敝寓，就在監前，回去恰好同路。」舒開先道：「因風吹火，用力不多。我們順便到李老師寓所奉拜一拜，卻不是好。」李道士道：「老朽還未及虔誠晉謁，怎麼敢勞二位相公先顧？」康汝平笑道：「少不得要來奉拜的，只是便宜又走一次。」

三人出了祠門，一問一答，徑自同路而走。探聽是：「果然命下，大主考是巴陵杜灼。」恰好大選開場。你看紛紛舉子，哪一個不思量姓名榮顯，脫白掛綠。待得三場已畢，只見金榜高張，第一甲第一名是舒萼，湖廣巴陵人。好些走報的，巴不得搶個頭報，指望要賺一塊大大賞錢，乒乒乓乓直打進寓所來。

原來，那個地理先生，又是曉得卜課的，正在那裡焚香點燭，禱告天地，拿了一個課筒，討一個單單拆拆。忽見那一伙走報的，打將進來，唬得手酥腳軟，意亂心忙，把個課筒撇在地上，慌作一團。

這些走報的，哪裡曉得這個就是太老爺，一齊扯拽道：「他家相公已中了頭名狀元，不必你在這裡搗鬼。快快請出，我們好接他親人出來寫賞錢哩。」舒石芝恰才吃了一驚，如今又聽得孩兒中了狀元，老大一喜，索性連個口都開不得了。沒奈何，掙了半日，方才說得出道：「列位老哥，這舒萼就是小兒。」

看來如今世上的人，果然勢利得緊，適才見他拿了個課筒，便要攆他出去，如今聽說是他孩兒，個個便奉承道：「原來就是舒太爺，小的們該死了。」

你看眾人磕頭如搗蒜一般。舒石芝道：「列位莫要錯報了。我小兒哪裡有這樣的福分，中得狀元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豈有錯報之理！求太爺把賞銀寫倒了。」舒石芝大喜道：「這卻不消寫得，若是小兒果然中了狀元，決然重重相謝。」眾人道：「還要太爺寫一寫開。」舒石芝道：「列位要寫多少呢？」眾人道：「也不敢求多，只是五千兩罷。」

舒石芝把面色正了，道：「怎麼要這許多。寫五兩罷。」眾人一齊喧嚷道：「太老爺，我們報一個狀元，只要打發得五兩賞賜；若是報一個進士，終不然一釐也不要了？也罷，只寫三千。」舒石芝便有些封君度量，也不與他說多說少，拿定主意，提起筆來，便寫下五百兩。眾人見是狀元封君的親筆，只要明日得個實數也儘夠了，哪裡再還計論。

正待作謝出門，舒石芝又扯住問道：「列位，可曾見那二、三甲裡，有幾個是我湖廣巴陵人？」眾人道：「太老爺，共來三百五十名進士，哪裡記得完全？只有三甲結末這一名，叫做康泰，也是湖廣巴陵人。」

舒石芝大駭道：「呀！果然康泰中在三甲末名！」眾人道：「敢是太老爺的熟識麼？」舒石芝道：「這是我小兒自幼的同窗朋友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一個當頭，一個結尾，是著實難得的。」一齊鬧烘烘走出門去。

原來，功名二字，果然暗如黑漆，卻是猜料不來的。你若該得中來，自然那鬼神必有預兆，所以舒開先該中狀元，那關真君便向夢中明明預報。可見夢寐之事，也不可不信。

諸進士當日一齊赴瓊林宴罷，次早清晨，俱來參謁大主試座師。原來，這個座師就是杜灼翰林。他見第三甲末名是個康泰，便曉得是康司牧的公子。只是這頭名狀元舒萼，心中狐疑不決，正要見一見是怎麼樣一個人物。遂喚聽事官，吩咐諸進士，暫在敘賓廳請坐，先請一甲一名舒狀元公堂相見。

諸進士哪裡曉得有個螺螄腦裡彎的緣故，都議論道：「決然先要敘一敘鄉曲了。」舒狀元連忙進去，直到公堂上，行了師生之禮。杜翰林把舒狀元覷了幾眼，便有些認得，吩咐掩門，後堂留茶。

原來，舒狀元雖然明知是他義父，巴不能夠相認一認，就徐步到了後堂，分師生敘坐。杜翰林問道：「賢契，青年首登金榜，極是難得。老夫忝居同鄉，正要慢慢請教。但不知賢契祖籍還在哪一府？」舒狀元欠身道：「門生祖籍就是巴陵。謹有一言，不敢向恩師尊前擅自啟齒。」杜翰林道：「老夫正要請教，賢契何妨細講一講。」

你道他兩家難道果是不相認得麼？只因舒狀元把杜姓改了，所以有這一番轉折，卻怪不得杜翰林懷著見貽。這舒狀元又不好明認，便把幼年情事備陳一遍。杜翰林呵呵大笑道：「我道有些認得，原來賢契就是杜開先。」舒狀元連忙跪下道：「門生這本

等。」

杜翰林一把扯起道：「快請起來！適才還是師生，免不得要行大禮。如今既是父子，到不可不從些家常世情。」舒狀元便站起身來。杜翰林道：「我當初只道你做了這件短見的事，此生恐不能夠有個見面的日子。不想到得中了狀元，可喜，可羨。不知你緣何又改姓為舒？」舒狀元就把到長沙遇著親父的話，便說了幾句。

杜翰林道：「原來又遇尊翁，一發難得的了。我初然意思，指望認了狀元回去，光耀門閭，如今看來，卻不能夠了。」舒狀元道：「為人豈可忘本？親生的、恩養的總是一般。想舒萼昔年若非深恩撫養，久作溝渠敝瘠，今日焉能駟馬高車？這個決然便轉巴陵，一則拜謝夫人孤兒賴撫之恩，二則拜謝相國窮寇勿追之德。」

杜翰林道：「言之有理。我聞得三甲末名的康泰，就是司牧君的公子，可是真麼？」舒狀元道：「這正是汝平兄。」杜翰林道：「我也要另日接他進來一見，卻還在嫌疑之際。少不得要在這裡定一個衙門觀政，還有日子，慢慢拜望他吧。如今只要尋一個便人，待我寫一封書，報與夫人得知便了。」舒開先道：「這也容易，鳳凰山清霞觀李老師，正在這裡幹辦道官，專待榜後起身回去。待舒萼回到寓所，寫一封書，洩他捎到府中就是。」

杜翰林道：「難得有這個便人，倒要洩他早去。待我還要封書去韓相國要緊。」狀元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李老師只在三、五日內就要動身了。」杜翰林道：「你尊翁也同做一寓麼？」舒狀元道：「家君也在這裡。」杜翰林道：「這卻不難，待我少刻與諸進士相見了畢，回衙就把書寫停當，明日少不得奉拜尊翁。那時順便帶來就是。」

商議定了，依舊出到公堂，便喚開門，請諸進士上堂相見。那諸進士哪裡曉得其中就裡，單單只有康汝平還知其故。他兩個只當在後堂做了這半日的戲文。有詩為證：

易姓更名上紫宸，宮袍柳色一時新。

今朝重謁台春面，方識當年淪落人。

說這李乾道士帶了兩封書，一封是杜翰林送與韓相國的，一封是舒狀元送與杜夫人的，不憚奔馳，星夜回到巴陵。先到杜府投遞。

那夫人聽說京中有書寄來，只道是翰林寄回的家書，連忙著人把李道士留下，待要看了書上說話，再問幾句口信的意思。

將書看時，只見護封上是舒萼圖書，拆開一看，方才曉得新科狀元舒萼，就是當初收為義子的杜萼，老大歡喜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只道他一去，再也不能夠有個音信回來，怎知今日倒中了狀元。只是他原名喚做杜萼，如何書上又寫著舒萼？這個緣故，必然待他回來方才曉得。」

隨即著人出來問李道士道：「可知道我杜老爺幾時回來的消息？」李道士回復道：「杜老爺只等復命就回來了。」杜夫人便吩咐整治酒肴款待。李道士再三推卻，遂告辭起身。

杜夫人當下就與眾族人討論，打點建造狀元坊，豎旗桿，立匾額。那些族人都說道：「又不是我們杜門嫡派，明日外人得知，只道附他勢耀，可不惹人笑話？」杜夫人見說，就心下想一想，只得又把這個念頭付之冰炭了。

說這李道士離了杜府，帶了杜翰林那封書，一直再到韓府。門上人先進稟知相國。相國疑慮道：「我想那杜翰林，自當初他義子杜開先去後，至今數年未曾一面。況且如今奉旨進京主試，料來與我沒什統屬。可令那李道士進來相見一見，看他有什麼話說？」

李道士連忙進去，見了韓相國，便向袖中取出書來，雙手送上韓相國。相國接來，當面開拆，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，忍不住大笑一聲，道：「有這樣事！我道這巴陵從來不曾有個舒萼，不想就是那杜開先。古人道得好：『尚可移名，不可改姓。』他為何就把姓改了？」李道士道：「韓老爺可不知道，那舒狀元自從出了府門之後，就奔在長沙道上，不期在茅店中，與親父舒石芝偶然會著。兩下說起前情，當就廝認，所以仍歸本性。」

韓相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茅店中遇著親父，金榜上占了狀元，這兩件，難道不是天上掉將下來的大喜事麼？還要請問一聲，他既改了舒萼，那時杜老爺如何復認得來？」李道士道：「其時杜老爺的意思，也想道巴陵並沒有這個舒萼，敢是疑慮到狀元身上去。因此等到諸進士參謁之時，先請狀元進見。兩個就在後堂，把始末根由的說話，一問一答，備細談了半日，方才說得明白。後來眾進士知了這些說話，沒有一個不說道是一樁異事。」

韓相國問道：「你可曉得他父親舒石芝，後來曾與杜老爺相見麼？」李道士道：「怎不相見？狀元頭一日去參見，兩下廝認了，第二日，杜老爺便來拜舒太爺。兩位也整整說了半日。」韓相國道：「如今狀元在京，曾與杜老爺一處作寓，還是兩處作寓？」李道士道：「小道起身的時節，狀元端與舒太爺同寓。只聞得說，末名康爺要在京聽撥觀政，打點移來，與狀元同寓。卻不知後來怎麼了？」

韓相國道：「他兩個原是同窗朋友，如今又是同榜，正該同寓。只是狀元既遇著了親爺，從今以後，我這巴陵，未必有個再回轉的日子。」李道士道：「小道聞得狀元說，只在目下打點回來，探望杜夫人，少不得要來參見老爺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門上人拿了一個帖子，進來稟道：「袁少伯老爺，著人在外來下請帖。」

韓相國正接帖子到手，李道士正走起身，韓相國留住道：「待我打發了來人，還再在這裡細談一談去。」李道士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小道敬承杜老爺台命，特地齎書投上。誠恐稽遲，因此未敢回敝觀去哩。」韓相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卻不敢久留。」遂起身送出儀門。有詩為證：

大志私行三兩年，孤兒寡女慮難全。

誰知金榜能居首，不意黿頭已佔先。

自此可遮前日丑，從今安計舊時愆。

封書遠寄傳消息，試問多端月欲圓。

說這李道士別了韓相國，出得城來，漸覺紅輪西墜，思量要到鳳凰山，卻又回去不及。只得徑到梅花觀裡，順便望一望許叔清，就好借他觀中，宿歇一宵。

正走進觀門，見那東廊下站著一個後生道士，穿了一身孝服。李道士向前仔細認了一認，原來就是許叔清的徒孫。那道士卻也認得是李道士，連忙過來問道：「老師，敢是鳳凰山清霞觀李老師麼？」李道士道：「然也。我在京中回來，特地來訪許叔清師兄，敢勞傳說一聲。」那道士道：「老師想不知道，我家許師祖三月前偶得瘋症，已身故了。」

李道士大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，他的靈柩如今還停在哪裡？煩你引我去見一見。」那道士道：「現停柩在後面客廳裡，請老師進去就是。」李道士便歎一口氣道：「這正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時禍福。」兩個就一同來到客廳裡，果見有許叔清靈柩停在中間，李道士就向柩前拜了幾拜，十分悲咽。有詩為證：

生平同正道，今日隔幽明。
縱墮千行淚，焉知傷感情。

那道士道：「老師，今日多應回觀不及了，自到淨室裡安宿吧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我一向在京中，如今恰才回來，特地望望許師兄，不想他早已亡故，我尚歉情，怎敢攪擾？」那道士道：「說哪裡話，老師與我師祖道義相交，意氣相與，非只一日。我們晚輩正要另乞垂青，終不然師祖亡過，老師便把這條路斷絕了不成？」李道士笑道：「說得有理。明日少不得兩家正要往來，就勞指引到淨室，借宿一宿。」道猶未了，那道童搬出晚飯來。

兩人飯畢，那道士便向柩前拿了一枝殘燭，引了李道士到淨室裡。原來這淨室卻是許叔清在時做臥房的。李道士走進去，看見收拾得異樣齊整，便問道：「這間淨室，還是哪一位的？」那道士道：「這原是許師祖的臥房。」李道士道：「我諒來決是許師兄的淨室了，果然他收拾得精緻。嘗聞他在生時節，專好吟詩作賦，待我把架上撿一撿，看有什麼遺稿存下，拿些去做故跡也好。」

那道士道：「老師有所不知，我家許師祖近來這幾年漸覺老邁，那條吟詩作賦的肚腸不知丟在哪邊，只恐怕沒有什麼詩稿遺下哩。」李道士道：「雖然沒什遺下，也待我撿一撿看。」便把燭台拿將過來，向架上翻了一會。只見一部書裡藏著一個柬帖，寫著兩行字道：

第一甲一名舒萼，湖廣巴陵人。

第三甲末名康泰，湖廣巴陵人。

李道士看了，老大吃一驚道：「這分明是許師兄的筆跡！難道他三月前，就曉得他兩個是今科同榜的？好古怪，可知許叔清在日，道行有成，知過去未來，所以預知二人未來之事。」李道士知他有些道行，遂向巴陵城中各處鄉紳極力稱揚。眾鄉紳各捐貲築了一座寶塔，把他安厝，便把梅花觀改為叔清上院。

但舒狀元京中幾時到家？來叔清上院有何話說？且聽下回分解。